

寫在中（共）蘇談判之前

尹慶耀

目前，共黨政權在東方有兩項談判。一項是正在北平舉行的中（共）越和談；

一項是即將於九月中旬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本文寫

在後一項談判開始之前，若干問題應屬揣測。

兩項談判都將是馬拉松式，後一項可能較前一項更多妥協的餘地。中共、蘇聯

、越南分別在兩張桌子上玩牌，而兩個牌局將互相影響。那些也急於想玩牌的第四

、第五、第六者，真能置身局外？

去（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中共把它的對外活動重心，由第三世界轉向第二世界及第一世界中的美國。這和中共當前的「三個世界」理論有出入，中共所以如此，是想援引外力編織對蘇反包圍網，並加速自己的現代化，二者彼此相關，但第三世界都幫不上忙。中共如此急轉身，正顯示它外交策略的靈活。然而，靈活過度也會產生負作用，中共對越南的關係即係如此。

中（共）越會談的中共代表團副團長楊公素於今（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在記者會上聲稱，從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中共曾派遣正規軍包括高砲部隊、工兵部隊、鐵道部隊、後援部隊赴越境，支援當時北越的抗美戰爭，連同技術人員在內，人數共達三十萬之衆。在武器方面，從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七年，中共對北越和日後的赤色越南提供步槍、機關槍二〇〇餘萬枝，槍彈一二億七、〇〇〇餘萬發，大砲三萬七、〇〇〇門，砲彈一、八八五萬發，艦船一四〇隻，飛機一七九架^①。在稍早時間，李先念

註① 日本「共同社」（一九七九年七月卅日）北平電，日本「每日新聞」（同月卅一日）第四面。

且曾宣稱，當年（一九五四）越南抗法戰爭的奠邊府之役，共軍實際指揮者是韋國清，而「戰爭英雄」武元甲（現越南國防部長）却逃過了這次戰役^②。不管越南是否承認，但中共當時傾全力支持北越，却是毫無疑義的事實。那麼，赤色越南何以會與中共翻臉成仇呢？其間因素雖然衆多，但中共與美國勾搭且強拉越南反蘇，乃是其重大者。此乃中共外交的一大失敗。這不僅使中共氣憤難消，且已使中共戰略地位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地位。它自然不願見越南實現其印支聯邦計劃，使中共南疆又多一個強大的勁敵。中共要衝破蘇聯的包圍，自然要把越南計算在內。而越南與蘇聯對中共的作爲，也必然會密切注意，隨時加以反擊。這乃是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以來，籠罩在東亞上空的陰霾。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和日本簽訂了附有「反霸條款」的「和約」，是中共的一項勝利。但蘇越以十一月三日簽訂的廿五年「友好合作條約」來對抗，那是一項準軍事同盟條約。十二月十六日中共與美國同時宣布，將於一九七九年元旦正式建交，又是中共的一項成功。但越南（蘇聯不予支持）以大軍支援韓桑林的「柬埔寨救國民族統一戰線」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五日侵入高棉，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下金邊，推翻中共支持的波布政權，這是以實際行動來作有力反應，使得中共難忍亦難堪。

二

難忍與難堪是一回事，然而兩面作戰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權，都想極力避免的。瘋狂如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以便放手進攻英法；兇殘如史達林，於一九四一年四月與日本簽署中立協定，以免受日德東西夾攻。鄧小平貿然發動新越戰，使中國大陸腹背受敵，乃戰略上一大失策。他究竟意欲何爲？或許它是想把圍繞着中共的多邊關係簡化成兩邊，一邊是中共、美國、日本；一邊是蘇聯和越南。此計得逞，則中共這一邊可在數量和力量方面佔有優勢。所謂「統戰」，本來就是利用旁人的力量達成自己的目的。中共倘作如是想，不足爲奇。證諸當時的種種跡象，這也並非不可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軍委對其中越邊境駐軍發出指示，對於越南的挑釁要儘量忍耐，惟當十二月三日韓桑林的「柬埔寨救國民族統一戰線」在河內宣告成立，顯示出越南將加緊步調實現其印支聯邦構想時，中共就改變了態度。其時，中共的昆明軍區、廣州軍區開始備戰，南海艦隊艦艇也加強在海南島、西沙羣島及東京灣附近警戒性的巡邏。十二月五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五日，美國三次透露中共在越南邊界集結大軍的情報。一月中旬，曾任「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和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對調，這已是中共對外用兵的信號。據稱當時在一、二〇〇公里的中越邊界上，第一線配置有昆明軍區及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約五個步兵師，一個旅的戰車部隊。第二線約有十五萬部隊，且已集中米格十九、廿一、

註② 「美聯社」（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東京電，日本「共同社」報導，香港「文匯報」（同月十八日）第三版。

伊留申廿八等各型飛機七〇〇架。在北方，中共加強了新疆、內蒙、東北地區的地面部隊和空軍。也是在一月中旬，中共宣布新設東疆軍區，以強化對蘇戒備。其時，中共取消了軍人休假，疏散邊界居民，並徵用卡車。

在右述情況下，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八日啓程訪美。他在美國兩度（一月廿九日、二月六日）表示要「教訓」越南。且聲言爲了對抗蘇聯的霸權主義，美國、日本、西歐和中共，應該團結一致。二月七日，鄧小平歸途中在東京又聲言，非予越南一些「懲罰」不可^③。

二月十七日中共進軍越南，三月五日宣布開始全部撤軍，至三月中旬撤畢。由於中共一開始就決定打有限戰爭，它必須在南方（越南）的雨季和北面（蘇聯）的溶雪季來臨之前停下來，因此自動撤退並不等於失敗。只是，它的空軍未曾出動，據說是越南有米格廿三嚴陣以待，越南的主力軍也未曾參戰，而中共傷亡頗重，有些是被塑膠炸彈或雷射光所傷，中共自己沒有什麼新武器登場。它也不能威脅到使越南從高棉撤出，也就說不上已達教訓目的。

二月十八日蘇聯政府聲明、十九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談話，都強調蘇聯要履行蘇越條約的義務，警告中共要在「爲時太晚」以前停止侵略。廿二日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索柯洛夫在「消息報」爲文慶祝建軍節，聲稱如果受到邀請，蘇聯國軍將與兄弟的軍隊一起，粉碎任何侵略，維護社會主義成果，克盡其愛國的和國際的義務。但蘇聯只趁機加強它與越南的關係及其在遠東的軍力，並不會直接介入。另一方面，美國雖不曾積極阻止鄧小平教訓越南，在戰爭爆發後，美國又增強南中國海附近的海軍巡邏，要求中共從越南、越南從高棉同時撤軍，也像與中共呼應、唱和，但美國絕無意介入，甚至不願戰爭擴大與延長。至於日本，老早就對中共教訓越南採消極態度。

中共想挑撥美蘇衝突不可能，想藉新越戰鞏固美、日、中共的聯合態勢，與蘇越那一邊相對立也不可能。這一次軍事衝突所形成的「兩邊」關係，是蘇越一邊、中共一邊，而地理上中共又被夾在中間，那是十分不利的。九月間中（共）蘇的關係正常化會談，就在上述的情況下開始，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

三

中共和蘇聯之間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早已形同具文，對它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反而是一項阻礙，因此在中共與日本簽署「和約」時，鄧小平就承諾要將「同盟條約」廢止。爲了履行諾言，爲了表態以爭取西方援助，爲了在新越戰後不向蘇聯示弱，該約都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在上述背景下，中共五屆「人代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通過俟一九八〇

註③ 清水德藏作「長期化會成爲麻煩問題」，「從中蘇國家戰略看中越紛爭」(1)。日文「世界週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一四頁。

年四月十一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予延長的決議。當天，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就將該項決定通知蘇聯駐平大使伊·謝·謝爾巴科夫，「並重申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爲此，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建議，中蘇雙方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

不延長條約而建議談判改善關係，足見中共希望條約終止後能有某種程度的代替品或是一種形式，穩住雙方關係不再使其進一步惡化。提出「和平五原則」作基礎，表示雙方乃制度不同國家。換言之，中共自認爲社會主義而指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其「和平共處」僅限於正常的「國家關係」。改善關係若以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爲前提，那也將是很難實現的。中共和蘇聯想恢復五〇年代初期的關係，目前已近乎不可能。

不過，自從一九七八年五月美國白宮安全助理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聲稱「一個強大而安全的中國（共）的存在，乃是美國的利益」之後，一方面是中共和日本簽訂「和約」、和美國建交、中共軍隊入越；另一方面是「蘇越條約」、越軍入高、河內與金邊新政權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寮國總統蘇法努旺訪高發表共同聲明強調三邦團結^④。這些影響亞太地區的新形勢，是不容忽視的。換言之，莫斯科與北平的雙邊關係必須作多邊考慮。

中共必然不滿美日在新越戰時的表現，它與蘇聯會談可向美日乃至西歐擺出一種要挾姿態。如果它判斷向西方的政治、軍事需索暫難進一步提高，則這種姿態對它無害。另一方面，中共急於現代化，和充實它的抗蘇實力有關。但現代化需要外援，並需要和平的環境，外援來自西方，和平則須求諸北方。它必須在爭取西方援助的同時，力求不致激怒蘇聯對它發動預防性的先制攻擊，於是它和西方關係愈密切，就愈需要對蘇緩和。越南的印支聯邦計劃，操之過急會引起反抗以及週圍鄰國的警惕，難民問題更使越南在國際間有些孤立，中共不會放棄阻撓和破壞那項計劃的機會，倘對蘇關係不穩定，它也實難對南方放手有所作爲。由於這種種因素，中共與蘇聯尋求一項有限度的「和解」，其可能性無法排除。它也可能顧慮到倘若一九八〇年四月「同盟條約」失效，恰值克宮老一代凋謝、新的領導上台時所潛伏的危險，而在這以前把對蘇關係穩下來。當然，它也想藉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某些行爲，提高自己在對蘇談判中的地位。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鄧小平對美國參院外委會代表團談話時，就曾表示美國要監聽蘇聯對限武協定的履行情況，中共願提供基地^⑤。類此事件倘若有成，則中共就可採取高姿勢，與蘇聯從事談判了。問題是，美國既和蘇聯繼續限武及其他談判與接觸，日本也謀求與蘇聯改善關係，中共的高姿勢就難擺得出來。中共建議與蘇聯舉行談判

註④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二日寮國代表團與高棉簽署共同聲明及經濟、文化、教育、技術協定。聲明要點爲：(1)加強印支三邦的團結；(2)譴責中共霸權主義者侵略寮國；(3)贊揚越南擊退中共軍隊，支持越南有關此一問題的提案；(4)印支獲得蘇聯援助，準備與中共對抗。其時有寮軍入高，支援對波布勢力戰鬥之說。

註⑤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二日)第四面。

時，沒有像過去那樣，「明白」提出要蘇聯先從中蘇邊界及外蒙撤軍，要蘇聯承認邊界問題的存在，其姿勢是不能算高的。

在蘇聯方面，幾年來它近乎變橫的擴張行動和近乎僵硬的頑強態度，促成了西方尤其是美日與中共的接近，外交形勢並不對它完全有利。當新越戰考驗出它所指的美、日、中共三角同盟關係並不如何堅固時，它可能利用中共心理上的虛弱，強迫中共接受蘇聯式的緩和，或是設法以如何的形式來沖淡美、日、中共的新關係。就事實經過言，四月三日中共通知蘇聯不延長「同盟條約」並建議談判，蘇共即將每星期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前一日於星期三（四月四日）舉行，討論了中共的通知後，即於四日以蘇聯政府名義發表聲明。聲明強調了「同盟條約」過去對中共的貢獻，指中共廢約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與利益，要中共對廢約負全責，並威脅說蘇聯要對此作出「適當的結論」。此外，尚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指摘中共可恥地侵略越南，這顯示了北平領導者的墮落，他們採取的政策是冒險主義；其二是指這次中共通知廢約，和其屢次表示願維持正常的國家關係完全不相符合。又說，蘇聯曾於一九七一年提議雙方締結不使用武力的條約，一九七三年又提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中共都以有一「同盟條約」在，無此必要為由，加以拒絕。現今中共連「同盟條約」也停止其效力，這明確表示中共領導有意使蘇中（共）關係更加混亂甚至斷絕^⑥。

蘇聯常將中共廢約事，與中共和美、日的關係相提並論，其與中共談判的目的，主要就在破壞或沖淡這種關係。四月十七日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將照會一份交給中共駐蘇大使王幼平，仍然提及蘇聯曾於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建議與中共就互不軍事力量侵略對方商討出一項特別辦法，一九七一年建議不使用武力，一九七三年建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都遭中共拒絕。又說，一九七八年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曾向中共「人代常委會」提出，雙方就相互關係基本原則舉行會談，俾能作成並發表一項共同聲明，當時蘇聯的文件中，已就改善雙方關係提出適切的基礎，倘使中共對此再加檢討，表示其明確的態度，則關於會談的條件與地點，可以隨時協議^⑦。

六月一日午後，正在匈牙利訪問的布里茲涅夫出現在匈電視台發表演說，對中共多所抨擊。惟稱假如中共表現出認真的態度，蘇聯準備積極的和它展開正常化的談判^⑧。同月五日葛羅米柯又將備忘錄一件，交予中共的臨時代辦田曾佩，其內容要點為：(1)已收到五月五日中共「外交部」的照會（乃四月十七日蘇聯照會的答覆）；(2)蘇聯一貫主張雙方應減少緊張，建立睦鄰關係，蘇聯已屢次表明願舉行包括高層會議在內的兩國代表會談；(3)蘇聯已於一九六九、七〇年提議兩國以特定文件，規定雙方不以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任何武器攻擊對方。一九七一年提議締結不使用武力條約，一九七三年提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七八年建議

註⑥ 日本「每日新聞」夕刊（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第一面。

註⑦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二面。

註⑧ 日本「每日新聞」夕刊（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第二面。

簽署蘇中(共)兩國關係原則的共同聲明。倘中共同意此原則立場，蘇聯準備隨時舉行談判；(4)雙方談判的目的與任務，必須是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不干涉內政、不使用武力等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5)蘇聯從其一貫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使他國從屬於自己的政策等立場出發，認為雙方在國際問題上應否認任何國家的任何特權或霸權，兩國的相互關係應建立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6)雙方對這些問題如達成協議，應記錄於經雙方詳細檢討的適切的文件中，予以明文規定；(7)蘇聯提議於七月或八月在莫斯科舉行談判。蘇聯認為由雙方副外長級或由兩國政府特命全權代表舉行談判是適宜的^⑥。

蘇聯的備忘錄於布里茲涅夫(六月十五日)在維也納與卡特總統會晤、簽署第二階段限武協定之前提出，實有強化其對美談判立場之用在內。惟中共則遲遲不予答覆。經蘇聯予以責難，始於七月十六日照會蘇聯，建議會談為副外長級，於九月中旬開始，第一輪在莫斯科舉行，第二輪在北平舉行(蘇聯對後一地點有異議)。又稍後傳出中共首席代表為王幼平，由於會談為副外長級，屆時他可能免去大使職務，晉升為「外交部」副部長。蘇聯首席代表為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伊里切夫為現在北平舉行的中(共)蘇邊界談判蘇方代表團長，該項談判從一九六九年十月開始至去年暫時中斷時，已達九年餘之久而一事無成。「關係正常化」會談，內容較邊界談判更為廣泛，中共原建議為外長級或更高階層，現仍為副外長級，且蘇方首席代表仍為伊里切夫，則此項會談之前途，當不甚光明。

關於中共與蘇聯此次會談，外間多強調中共未提及蘇聯最為嫌惡的邊界問題，而蘇聯則將中共最為着力的反霸權問題納入會談之中，依此判斷中(共)蘇雙方都有改變，對會談作樂觀的預測^⑦。實則四月廿五日日本「共同社」報導，中共官方人員證實，蘇聯必須先減少其在中國大陸邊界附近的駐軍人數，然後中共才同意與蘇聯「關係正常化」。五月五日由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余湛面交蘇聯駐平大使謝爾巴柯夫的照會中，已表示中(共)蘇未來談判所討論的基本問題，就包括雙方邊界爭端、發展貿易、科技交流等等。又美國「新聞週刊」董事局主席羅伯特·坎貝爾、副編輯主任梅納德·帕克和其他美國記者曾會晤中共「副總理」李先念，當詢及蘇聯大使認為蘇中(共)雙方關係難有實質的改善，李是否同意時，李先念就此首先懷疑蘇聯在談判中是否真正有任何誠意。其次，他指出「談判將會是嚴峻的」。而後又稱：「蘇聯總是要欺負弱者。對蘇聯強硬，會較為好一點」^⑧。蘇聯方面提及霸權字樣，是因為中共「教訓」「懲罰」越南，都是霸權主義的口吻，蘇聯本身如此斥責中共，三月廿日莫斯科電台轉引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言論，譴責中共入侵越南是北平霸權計劃的組成部分，且指中共正準備新的軍事冒險。蘇聯所謂「霸權」是攻擊中共的砲彈，如果可能，蘇聯將把「反霸」旗幟搶在自己手裏，一如其在非洲把「支援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第五面。

註⑦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七月卅日)第五面。

註⑧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第一版。

，由中共手中奪取過來一樣。

綜觀中（共）蘇雙方往來文件，其所給人的印象是，中共多模稜其詞，意在先讓會談開始，然後再拖延時間。蘇聯則條件嚴整，以迫中共就範。對於這項會談的展望，中共「副總理」耿飴的談話，也許值得參考。八月十一日午後，耿飴在北平會見了NHK（日本廣播協會）的田中武志，他說：(1)中（共）蘇會談是中共方面，考慮到「同盟條約」於明年四月期滿後，仍願與蘇聯維持國家關係而提出的。我們（中共）在議題中要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而最近蘇聯開始批評中國（共）對越南的「自衛還擊」戰爭就是霸權主義。蘇聯這種作法不改變，中（共）蘇會談即使開始，也不會有結果，其理至明。(2)中國（共）和越南的會談，會成爲馬拉松式，這是因爲越南缺乏誠意。從一九六九年開始的中（共）蘇邊界談判，十年來無任何成果可言。中（共）越也談上十年，或許同樣是沒有結果的^⑫。

從耿飴的口氣看來，未來的中（共）蘇談判不容易有成果。那麼，中（共）蘇會打起來嗎？那也未必。從雙方貿易額檢討，一九七〇年雙方貿易總額四、三〇〇萬盧布，一九七四年二億一、四〇〇萬盧布。一九七六年中共從蘇聯輸入卡車、機械等等，有相當數量，其貿易亦達三億盧布大關。一九七七年跌落至二億五、〇〇〇萬盧布。一九七八年依蘇聯數字爲三億三、八七〇萬盧布，成長率三六%^⑬。一九七四年爲鄧小平在聯合國發表「三個世界」理論，聲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的一年，那無礙於中（共）蘇貿易的增長。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大」黨章中，將蘇聯置於美國之上而成爲中共的頭號敵人，那也無礙於一七八年雙方貿易的急速成長。一九七九年的貿易協定，已於八月六日在莫斯科簽字，其貿易額預計將與上年度相埒。信奉馬列主義、熟悉辯證方法的中蘇兩個共黨政權的關係，是決不適用簡單的和、戰二分法的。

我們不抹煞中（共）蘇戰爭的可能性（雖然那可能性不大），當西方不斷鼓吹蘇聯由於內部困難，將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對外發動軍事冒險時，中共不會漠不關心，而想在爲時還不算太晚的當兒，把對蘇關係穩下來。但在此之前，中共會儘量拖延，以便爭取時間，從西方獲致政治與經濟援助，俾能提高自己的地位與力量。耿飴的談話中，一方面把責任推給蘇聯而暗示會談將成馬拉松式；一方面又說，中國（共）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趕上日本七〇年代的水準就滿足了，那時候日本當然更加進步了。他是在爭取日本的援助而又暗示它不會成爲日本的競爭對手。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使我們作上述的預測。

耿飴把中（共）蘇談判和中（共）越談判相提並論，事實上二者也密切相關。中共第一次「教訓」越南並不成功，鄧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人屢次對外國訪客聲言將第二次「教訓」越南，不過，它對和越南有條約關係的蘇聯，不能不加顧慮。而七月十

註⑫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第二面。

註⑬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第一面。按在蘇聯對外貿易中，中共所佔的比重僅〇·四%，在其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中，中共亦僅佔〇·八%。

六日中(共)蘇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縣鐵爾沙地區的一次流血事件^⑭，無異是蘇聯在警告中共，當其南進時不應忘記北方還有蘇聯存在。同月廿三日「人民日報」揭載了中共四種飛彈及空軍基地F-19型飛機的五張照片，也是在向南(越)北(蘇)展示力量。

中共會大規模再度進攻越南嗎？它將有很多困難與顧慮。美國麻州民主黨眾議員狄瑞南訪問河內後，所獲印象是，今(一九七九)年秋季，中共和越南將再度作戰^⑮。不過，爲中共計，它寧可支持寮北叛軍和高棉的波布政權殘餘勢力困擾越南，而不必再自己出面打一次違背自己教條的沒有把握的仗。蘇聯的如意算盤自然是背後支持越南而不必自己出面。如此，則中南半島勢將發生另一場代理戰爭。

假如上述分析大致無誤，則當前蘇聯、中共和越南的關係，將是會談北移，鬭爭南移；北面緩和，南面緊張。

四

目前，亞太局勢流動多變，若干消息複雜而矛盾。例如，美國與越南的關係正常化問題，屢次出現在報端。七月卅一日卡特總統在美國肯塔基州一個居民集會上說明，在難民問題未解決以及越南用十五師的軍隊進攻高棉的情況下，不是關係正常化的時候。同一天，國務卿范錫在衆院司法小組委員會作證時，也有類似的說法。不過，越南似在某種程度地約束難民外逃，且有意放出空氣稱，它將自高棉逐步撤軍^⑯。來自泰國軍事情報方面的消息說，高棉全境幾乎已全部被劃歸越南的軍區管轄下^⑰，則撤軍之說自係煙幕。然而，率領十人衆院代表團訪問越南的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伍爾夫於八月十二日說，他們與越共首領的會談，已有「實質的進展」，其會談內容包括正常化問題在內^⑱。依美國的構想與作風言，它爲疏間莫斯科與河內的關係而與越南關係正常化，非不可能。它要那樣做時，不一定要顧慮中共的反應。又據日本「讀賣新聞」透露，日本外務省爲避免日本被牽進美國與中共的世界戰略中，以及避免因造成美、日、中共三者聯合的印象，促使蘇聯對日態度益趨強硬起見，將大幅度修正日本的外交政策，力圖與蘇聯修好^⑲。目前，不少國家因難民問題，已將其援越款項停止，惟獨日本仍繼續援越，而八月中日本防衛廳長官山下元利在美言論，也足可旁證「讀賣新聞」之說，確非空谷來風。

註⑭ 據中共稱，其塔城縣五星牧場幹部李寶勳和獸醫布榮布提格在察看草場，進行生產活動時，遭蘇聯邊防軍伏擊，李被打死，布負傷，死者屍體及傷者被劫往蘇境。七月廿四日中共「外交部」照會蘇駐平使館，提出「強烈抗議」。廿六日蘇聯覆文，指中共徹頭徹尾的歪曲事實。

註⑮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第一版。

註⑯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第一版。

註⑰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第四面。

註⑱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第一版。

註⑲ 聯合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第一版。

亞太局勢的未來發展趨向，現今無法確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蘇聯將繼續加強其遠東的軍力，並進一步將其勢力深入中南半島。蘇聯曾警告中共勿侵寮國，並於七月廿五日將無償援助高棉的藥品十一噸空運金邊^②。中共指今年一至五月，蘇聯由空中及海上將七萬四千噸武器和其他軍事裝備運至越南。其中包括數十架飛機，數百輛戰車及一千多輛其他車輛，其數量是一九七八年的兩倍多。又說，蘇聯戰艦和軍機，已開始使用越南金蘭灣、胡志明市、峴港和海防的海空基地。同時，蘇聯在寮國建立了許多雷達基地，並正在興建兩座空軍基地。又稱，據泰國軍方人士說，蘇聯當局正將高棉的金磅遜港，轉變為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後勤補給基地^③。七月廿四日美國政府方面消息，也證實今年以來，蘇聯援助越南的武器、彈藥、車輛激增，截至七月中旬的兩個月時間內，蘇聯對越南的軍事援助數量，幾與去年全年相等。又今年二月起，蘇聯海軍艦艇曾在越南的東京灣集結，中部的峴港、金蘭灣曾有飛彈艦艇及潛水艇入港，以海參崴為基地的蘇聯TU95型偵察機，也曾定期在峴港的空軍基地降落^④。

上述種種均將影響到中共與蘇聯的關係，而總的趨勢並非對中共有利，也距離美日等所謂三角、五極的構想甚遠。只有從一九六九年就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企圖在亞洲填補勢力真空、對中共進行包圍的蘇聯，幾乎是按照計劃着着前進！這不是我們願見的現象，也不完全由於它自己的努力所致。西方那缺乏整套計劃而又輕易改變立場的戰略思想，是應該負起一部份責任的！（六十八年八月十四日脫稿）

註^②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九日）第五面。

註^③ 「路透社」（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北平電，原係根據「新華社」消息所作報導。見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第一版。

註^④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七月廿六日）第四面。

本刊啓事

本刊售價自民國六十三年四月（第13卷第7期）以來，未曾調整，近以成本激增，維持困難，自第19卷第1期起（民國68年10月），略加調整，俾資挹注，敬請察諒。

零售：每冊新臺幣二十五元

美金一元五角（平郵）

訂閱：全年國內：新臺幣三〇〇元

美金十二元

國外：（平郵）美金十九元

（航寄）美金十九元